

發展翻譯事業洗刷「盜印」惡名

蘇 復 興

我國迄今仍屬於「文明弱勢」的國家，必須擴大國際文化的交流；對於西方文化的引介傳播，端賴翻譯為媒介，並由之洗刷「海盜王國」之惡名。

政府最近宣佈了一項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方案，對於美國著作的權利維護，從以往的註冊保護主義，提昇為創作保護主義，以期杜絕國內盜印風氣的猖獗，防止侵占智慧財產的情事發生。

盜印他人著作，形同對智慧產物進行「公開的剽竊」，有損國家形象與令譽，理應受到責罰。但國人長期以來陶醉於「翻版西書」的文化奇景裡，享受廉價的知識性消費，已經養成一種投機心理，視仿冒、盜印為理所當然的行爲。國人放縱於文化的抄襲及複製，漠視商業倫理，不但招致外人反感，抑且間接助長了國內文化界的惰性，使學術升級的工作爲之遲緩。最近報載因爲停止使用翻版西書，國內大學院校正醞釀著一片「教材荒」，顯見國內的學術研究多年來倚人門戶，過度依賴洋人供應知識的奶水。

唯我國迄今仍屬於「文明弱勢」的國家，必須擴大國際文化的交流，不斷引進西方尖端科技文明，吸收其前瞻性的新知與思想，才能擷精取華，促成文化的升級；故今後對於舶來文化的引介、傳播，實在有賴於翻譯作爲媒介，才能源源不斷地輸入新知，突破學術發展的「瓶頸」現象。

未來國內學術生存發展的契機，落在於完善的翻譯工作；然而國內翻譯事業長久以來投閒置散，至今未脫「貧瘠」的狀態，頗不利於日後的應變圖存；這種現象的造成，原因不出下列數端：

第一，主管學術發展及教育大計的官員重視程度不足，不肯承認翻譯作品的「學術性」及「合法性」；政府各文化、研究機構缺乏獎勵譯作的法令與制度，而各大學院校教師的學術論文、升等著作，乃至於國家文藝獎章的申請，也都明令禁止以譯品頂替。前幾年北部一大學教授爲爭取國科會補助，以編譯的國外著作取代研究論文，事後被舉發爲抄襲，即是一例。

第二，出版業者及書商迎合社會大眾貪圖便宜的心理，大量翻印西書，廉價供其購用，這種「挾盜印書以自重」的風氣侵入文化市場，併吞了翻譯作品應有的席位，流風所及，不但對於有心翻譯者的意願形成了強烈的打擊，而且對於翻譯書籍的生存、出路間接地形成封殺。

第三，報章、雜誌、期刊重視著作而輕視譯作，甚而視翻譯作品為聊備一格；不但各類型的徵文、文學獎規定譯作在排斥之列，而且譯稿的稿酬也遠遜於創作。翻譯既然被誤認為「次等創作」，學者、作家大都寧可捨翻譯而就著作，自然不利於譯著地位的提昇。

第四，有心者無力，有力者無心。一般大眾限於外文造詣、學養的不足，往往無法親炙原著的精髓、神韻，遑論作文字轉換的功夫；而通曉外文、能力精湛者眼見翻譯殫精竭慮却利潤菲薄，寧可從事語言卡帶、教材，及讀物的編寫，也不願對前者多加問津。

目前國內翻版的西書價格低廉，大量充斥坊間，而精緻的譯品迄今仍寥寥無幾，這真是出版事業的一大畸形發展。以社會及人文科學為例，國內不乏一些迎合大眾口味的文學譯作如小說、詩歌、散文等，投其所好而促銷成功；但許多「大師級」思想家的心血結晶，乃至一些震古爍金的經典之作，至今則仍被打入冷宮。因此儘管歐美各國的 Great Books 林林總總，目不暇給，國內則至今仍無相對的譯本問世，造成許多知識份子無緣擷取其思想精華，只能抱殘守闕，堅守一些零碎的學說、片斷的知識不放。今天在國內一方面有人對翻譯欠缺謹慎，胡亂地產生了汗牛充棟的直譯、死譯及胡譯（林語堂語），另一方面則有人對翻譯欠缺熱誠，無心於西洋文化的引介，導致智識界掂拾一些牙慧過活，而無法真正一窺西方思想領域的堂奧，豈不是一項憾事？

翻譯事業攸關民族文化的更替、孳長，自不待言，尤其身處今日知識總量急遽膨脹，國際文化交流頻繁的「地球村」，一旦與世界各外來文化絕緣，即無異於是向文明的發展棄械投降。以歷史進展為例，若沒有東漢、魏晉南北朝，以迄隋、唐兩代等各朝廷大量翻印佛經，則佛教至今必然仍被視為「異教」，而無法納入中國文化的主流，成為國人生活、信仰的重心。若沒有民初一些智識之士翻譯西書，則西方民主、民治的觀念便難以在中國移植、生根，則五四運動、新文化運動便難以蔚成風潮，而一個近代的民主中國便無以催生。翻譯既然是輸入外來文化的利器，則國人實在應該提醒這項文化的自覺，心理上承認翻譯事業是「國營事業」，舉全國之力以開拓之。

首先，主掌學術、文化者必須承認翻譯作品的學術性，促使其在文化市場裡的「升值」。以翻譯代替學術論文、研究報告雖然不妥，但可以另闢新徑，對致力於翻譯事業而卓然有成的學者、教師予以獎勵，核定為學術研究之部份成績。

其次，國內的印刷及出版業者應該從盜印的「迷夢」裡醒悟過來，對於翻譯作品應有心選擇，致力於良好譯品的出版、推介及行銷，重視其在創作上的價值，才能真正裨益於文化事業。

此外，各大學院校的外文系所應該因應時需，增列翻譯課程的時數及學分，以期透過正規的教育管道來儲備所需的翻譯人才，從而培養未來中西文化的「引介者」，以利國內文化的繁衍。

翻譯其實為一種心智能力的置換的藝術，其中的精緻性及艱鉅的層次，只可用「嘔心瀝血」四字來形容。所謂「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躕」，可見翻譯工作莫莫乎其難，無疑是創作上的一種「硬仗」。國人今後講究學術生根，學術升級，有志於洗刷「海盜王國」的惡名，斬斷「盜印文化」這條爛尾巴，都非依賴翻譯事業不為功，但必須在心態上重新調整，承認其價值、功能，不再視之為聊備一格的「擺設」。以前梁實秋先生窮四十年之力，譯成莎士比亞四十本全集，洵為文化界一大盛事，被詩人余光中譽為「梁翁譯莎翁」，譯者事大，正有待於國人埋頭努力。